

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态度感知分析

郎富平¹ 杨眉²

内容提要:本文选取杭州市郊三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乡村旅游社区,通过对社区居民的抽样调查和数据分析认为,乡村旅游活动对社区存在五大层面的影响,即经济发展层面、社会文化层面、道德文化层面、资源环境层面和生存环境层面。产生这些影响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包括社区的属性特征、社区居民的属性特征及其他利益主体的属性特征。因此,根据乡村旅游受益主体的不同属性特征,制定相应对策,使各利益主体明确责任,是促进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态度感知 乡村旅游 社区 可持续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目标的提出,乡村旅游已经被各级政府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列入发展重点。然而,在乡村旅游如火如荼发展的过程中,国内关于乡村旅游的理论研究依然滞后,通过对乡村社区居民态度感知的分析来剖析乡村旅游活动对乡村社区影响方面的研究尤其缺乏。目前,国内对乡村旅游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乡村旅游的内涵和概念的界定、开发条件的分析和评价、开发模式的探讨等,罕有针对乡村旅游影响层面的研究,且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以描述性的定性分析为主。本文将基于乡村社区居民的态度感知评价,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方法,剖析乡村旅游活动对乡村社区的影响及其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抽样调查概况

本研究的抽样调查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在参考国内外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初步完成问卷设计,并于2005年1月13日、14日到杭州市郊桐庐“红灯笼外婆家”的外围乡村进行预调查,经过信度分析后对问卷进行了仔细研究和修正;然后,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于2006年3月至4月分别在杭州梅家坞茶文化村、龙坞茶村和山沟沟生态村3个乡村旅游社区进行了随机抽样,采取现场座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问卷中的疑问当场给予解释,提高了问卷调查的质量。调查过程中,对于年龄较大且不识字的居民则由调查员当面访谈、现场记录。本次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15份,其中,梅家坞茶文化村、龙坞茶村和山沟沟生态村各发放100份,分别回收76份、75份、64份。其中,有效问卷204份,占回收问卷的94.88%。

调查问卷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为社区居民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收入及居住年限等。由于社区居民的职业类型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因此,没有将职业作为基本属性予以考虑。第二部分则为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态度及其对社区影响的感知评分,涉及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题项,共计31个;本文利用李克特量表计分法,对题项持“强烈赞成”态度计5分,“赞成”态度计4分,“中立”态度计3分,“反对”态度计2分,“强烈反对”态度计1分。

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态度感知分析

二、数据分析

根据问卷设计,笔者将乡村旅游对社区影响的31个题项进行分析归类,并通过内部一致性系数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首先,进行抽样适当性度量(KMO)与巴特利特(Bartlett)球体检验,得出检验 $KMO = 0.845 > 0.8$,近似 $X^2 = 2500.898$, $Sig. (X^2) = 0.000 < 0.01$,说明数据阵是相关阵而不是单位阵,适合做因子分析。然后,根据因子分析,得到旋转后的载荷因子矩阵,得出问卷中有五个题项不适宜单独构成一个影响层面,包括“发展旅游业使你原先从事的行业消失”、“旅游土地征用对你产生巨大影响”、“旅游业发扬了民俗风情”、“对本地旅游业的满意程度”、“旅游开发前后差距巨大”。因此,删除这些题项后重新进行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得出第二次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发现其中第五个和第六个因子分别包含“增加就业”、“增加收入”、“改善基础设施”和“促进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支持”、“提高生活水平”几个题项。考虑到这些题项均与经济影响有关,因此,将这两类因子合并,将因子萃取数量控制为5,重新进行分类萃取,得出最后的因子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和内部信度检验

因子命名	包含的关键题项	成分					信度 α 系数
		F ₁	F ₂	F ₃	F ₄	F ₅	
F ₁ 社会文化	提高文化素质	0.754	0.125	-0.067	-0.095	0.064	0.8447
	增强自豪感	0.708	0.167	-0.040	-0.016	0.150	
	提升社会形象	0.671	0.309	-0.080	-0.103	0.230	
	丰富文化生活	0.614	0.126	-0.017	-0.254	0.189	
	扩大社交圈	0.598	0.279	-0.207	0.199	0.154	
	提高社会地位	0.577	0.449	-0.022	-0.092	-0.012	
	提升环保意识	0.546	0.451	-0.075	0.047	0.202	
F ₂ 资源环境	垃圾处理	0.207	0.727	-0.012	-0.076	0.038	0.8087
	改善乡村景观	0.400	0.704	-0.073	0.046	0.094	
	改善居住环境	0.299	0.690	0.038	0.005	0.185	
	保护旅游资源	0.446	0.574	-0.154	-0.202	0.275	
	保护传统民居	0.130	0.468	-0.088	-0.364	0.168	
F ₃ 道德文化	传统文化消失	0.039	-0.229	0.788	0.062	-0.092	0.7738
	道德标准下降	-0.189	-0.029	0.725	0.212	-0.073	
	犯罪现象增加	-0.083	-0.120	0.692	0.271	0.068	
	娱乐机会减少	-0.086	0.041	0.635	0.242	-0.146	
F ₄ 生存环境	邻里关系僵化	-0.223	-0.072	0.299	0.782	-0.057	0.8217
	物价上涨	0.055	-0.155	0.091	0.732	0.174	
	道路拥挤与事故	-0.089	0.064	0.400	0.723	-0.018	
	环境噪声污染	-0.068	0.086	0.475	0.619	-0.128	
F ₅ 社区经济	促进经济发展	0.410	-0.043	-0.169	-0.125	0.699	0.7674
	增加财政支持	0.081	0.270	0.326	-0.181	0.635	
	提高生活水平	0.288	0.114	-0.106	0.254	0.634	
	改善基础设施	0.072	0.449	-0.221	0.114	0.523	
	增加收入	0.157	0.498	-0.209	0.221	0.479	
	增加就业	0.124	0.402	-0.170	-0.154	0.476	
题项数		7	5	4	4	6	/
累积解释变异		59.145%					

注:萃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为含 Kaiser 正态化的最大方差旋转。

从表1中可以发现,“增加收入”第二类的比重比第五类的比重要高0.019,但考虑到该题项本身的表征意义以及第二类“资源环境”和第五类“经济影响”的总体属性,故将其归入第五类。

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态度感知分析

根据累积解释变异值,这五类影响层面涵盖了 59.145% 的信息,由此可初步认定这五类影响层面能够解释大部分变量信息,且各变量负荷绝对值系数比较高,说明各因子中的原始变量有较显著的相关性。

通过综合信度检验分析,得出整个因子分析的统计结果以及每个影响层面的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萃取的五类影响层面的信度系数均高于 0.7,显示各因子内部一致性良好。根据各原始因子所包含的信息可以看出,五类因子分别对应了社会文化、资源环境、道德文化、生存环境和社区经济五个方面。

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对社区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层面的影响主要是积极影响,而对社区道德文化、生存环境的影响则处于中间状态,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一) 乡村旅游对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

通过对梅家坞、龙坞和山沟沟三个社区居民的态度感知评价可知,三个社区的居民对社会文化层面影响的感知均是正面的,即均认为乡村旅游发展有益于社区社会文化的发展(见表 2)。乡村旅游的发展使社区居民增长了见识、扩大了视野,加上教育培训机会的增加,使社区居民个人素质不断得到提升。同时,通过与游客的接触交流,社区居民的社交圈不断扩大,社会地位也逐步上升,社区声誉、知名度不断提高;外来游客对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的青睐,不仅增强了社区居民的自豪感,而且激发了社区居民的资源环境保护意识。此外,随着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社区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丰富了社区的社会文化生活,例如,不少社区建立了社区图书馆、康体健身场所等。

表 2 社区居民就乡村旅游对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感知

影响层面 及影响	包含的关键题项	乡村社区			标准差 (SD)	与其他题项 的相关系数	删除后 α 信度系数
		龙坞	梅家坞	山沟沟			
F ₁ 社会文化: 正面感知	提高文化素质	3.80	3.74	4.00	0.8033	0.6207	0.8206
	增强自豪感	3.98	3.99	4.27	0.8242	0.5855	0.8256
	提升社会形象	3.83	3.96	4.41	0.8284	0.7078	0.8073
	丰富文化生活	3.86	3.35	4.00	0.9234	0.5084	0.8386
	扩大社交圈	3.68	4.01	4.19	0.8472	0.5822	0.8261
	提高社会地位	3.55	3.78	4.11	0.8640	0.6072	0.8223
	提升环保意识	3.59	3.73	4.02	0.8756	0.6059	0.8225

(二) 乡村旅游对资源环境层面的影响

通过分析发现,梅花坞、龙坞和山沟沟三个社区的居民对资源环境影响的感知也均是正面的,即乡村旅游的发展有益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见表 3)。

首先,乡村社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均建立了社区垃圾搜集设施和中转处理站,提高了垃圾的处理率,改善了乡村的卫生面貌和居住环境。当然,部分社区也可能由于游客的大量涌入,出现垃圾乱扔、污水排放等问题,例如,梅家坞小溪就面临着这一劫难。其次,随着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原本纯生产性的资源通过适当改造,提高了可观赏性。例如,原来的庄稼地,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在上面建设游步道以及设立相应的解说牌,达到让游客观赏、学习、参与体验的目的。第三,有利于旅游资源和传统民居的保护。例如,山沟沟生态村在山沟沟旅游度假有限公司的统一规划、开发建设下,逐步有序地展开了对社区古民居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

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态度感知分析

表 3 社区居民就乡村旅游对资源环境层面的影响感知

影响层面 及影响	包含的关键题项	乡村社区			标准差 (SD)	与其他题项 的相关系数	删除后 α 信度系数
		龙坞	梅家坞	山沟沟			
F ₂ 资源环境: 正面感知	垃圾处理	3.79	3.89	4.25	0.7082	0.5993	0.7738
	改善乡村景观	3.88	3.99	4.22	0.8029	0.6772	0.7476
	改善居住环境	3.92	3.95	4.19	0.7719	0.6670	0.7522
	保护旅游资源	3.48	3.77	4.75	1.0480	0.6560	0.7581
	保护传统民居	3.67	3.39	4.08	0.8280	0.4288	0.8198

(三) 乡村旅游对道德文化层面的影响

游客的大量涌入,必然会侵占社区原本相对独立的娱乐空间,导致社区居民的传统私有空间逐步被侵占。但是,在被调查的三个旅游社区当中,偷盗、赌博等不良社会现象并没有增多,反而由于社区治安条件的改善而得到较大的改观。被调查社区中也没有出现所谓的道德标准下降问题,仅梅家坞茶文化村的居民对道德文化的消极影响持中立态度,而龙坞和山沟沟两地的社区居民对其消极影响则持反对态度,即认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没有对社区道德文化产生消极影响(见表4)。

表 4 社区居民就乡村旅游对道德文化层面的影响感知

影响层面 及影响	包含的关键题项	乡村社区			标准差 (SD)	与其他题项 的相关系数	删除后 α 信度系数
		龙坞	梅家坞	山沟沟			
F ₃ 道德文化: 负面感知	传统文化消失	2.71	2.62	1.77	0.9156	0.6040	0.7057
	道德标准下降	2.53	2.89	1.91	0.9592	0.5804	0.7171
	犯罪现象增加	2.86	2.61	1.55	1.0665	0.5820	0.7199
	娱乐机会减少	2.95	3.05	2.27	0.8643	0.5492	0.7342

(四) 乡村旅游对生存环境层面的影响

乡村旅游对生存环境层面的影响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对社区居民的人文生活环境的影响,以邻里关系为主。梅家坞茶文化村和龙坞茶村的旅游经营以社区居民的个体经营为主,缺乏相对有效的管理约束机制,因此,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争夺客源和公共资源的现象,导致邻里关系紧张。其次是对社区的生活成本的影响。随着游客的增加,社区地价上涨,社区居民在本地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成本增加。在这方面,山沟沟社区除外。第三是社区的道路交通问题。例如,大量游客的涌入,导致了梅家坞、龙坞两地停车难、交通拥堵、噪声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山沟沟社区由于设置了游客集散中心,则有效避免了这一难题(见表5)。

表 5 社区居民就乡村旅游对生存环境层面的影响感知

影响层面 及影响	包含的关键题项	乡村社区			标准差 (SD)	与其他题项 的相关系数	删除后 α 信度系数
		龙坞	梅家坞	山沟沟			
F ₄ 生存环境: 负面感知	邻里关系僵化	2.76	3.92	1.50	1.3326	0.7152	0.7414
	物价上涨	3.06	3.82	2.31	1.0524	0.5276	0.8248
	道路拥挤与事故	3.02	3.81	1.80	1.2956	0.7124	0.7426
	环境噪声污染	3.12	3.46	1.80	1.2014	0.6365	0.7793

(五) 乡村旅游对社区经济层面的影响

通过对三个社区居民调查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三个社区的居民均对此持赞成态度,其中,尤其以山沟沟社区最为明显(见表6)。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可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增加政府的财政支持,增加社区居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生活质量。例如梅家坞社区,在乡村旅游开展之前,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茶叶销售。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社区居民的旅游收入剧增,茶叶产量和价格不断提高,茶叶销售收入也增长不少。

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态度感知分析

表 6 社区居民就乡村旅游对社区经济层面的影响感知

影响层面 及影响	包含的关键题项	乡村社区			标准差 (SD)	与其他题项 的相关系数	删除后 α 信度系数
		龙坞	梅家坞	山沟沟			
F ₅ 社区经济: 正面感知	促进经济发展	3.76	3.92	4.39	0.7783	0.5146	0.7327
	增加财政支持	3.76	3.72	3.72	0.7438	0.4000	0.7622
	提高生活水平	3.94	4.09	4.12	0.6294	0.5267	0.7308
	改善设施	3.80	3.97	4.11	0.7078	0.5414	0.7252
	增加收入	3.95	4.24	4.36	0.7120	0.5794	0.7151
	增加就业	4.06	4.01	4.59	0.7155	0.5160	0.7317

三、影响因子的深层剖析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乡村旅游的发展对社区产生了五个层面的影响,而在五个不同层面产生不同影响的深层原因,则涉及乡村旅游系统中各个利益主体的不同属性特征。乡村旅游系统中的利益主体包括乡村社区、社区居民、乡村旅游者、乡村旅游企业、政府管理部门、非营利组织等。

(一) 乡村旅游社区的属性特征

在不同类型的社区,社区居民对社区产业发展的态度自然也不一样。根据前述分析和旅游依托度理论的相关标准,山沟沟生态村属于旅游饥渴型社区,梅家坞茶文化村属于旅游意识型社区,而龙坞茶村则属于旅游饱和型社区。具体影响到社区基本属性的因素主要包括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旅游容量、基础配套设施、乡村旅游的开发类型等。

1.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社区旅游的发展水平必须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也必须与社区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调查发现,山沟沟生态村居民对经济影响的感知最强烈,而龙坞和梅家坞两地居民的感知不强烈。由于梅家坞和龙坞的村民一直以龙井茶的生产、销售为生,随着旅游活动的开展,虽然其收入增加了,但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茶叶销售收入仍占主导地位。而山沟沟村由于其历史和地理原因,产业结构相对简单,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仅为毛竹、毛笋等山货销售。旅游活动的开展,不仅提高了社区的可进入性,还大大增加了社区居民的收入,改善了其生活条件,因此,山沟沟社区居民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感知最强烈。

2. 旅游容量。任何乡村社区都有相应的旅游容量,包括社区旅游的环境容量(即生态容量)、社会文化容量和心理容量。通常,旅游容量越高,社区对旅游活动的评价也会相对积极,反之则相对消极。例如,梅家坞社区为一狭长型聚落,旅游环境容量相对较低,一旦有大量游客涌入,就会对社区居民生活、社区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进而影响社区居民的感知评价。

3. 乡村旅游的开发类型。龙坞和梅家坞乡村旅游发展基本以农户个体经营为主,缺乏相应的约束和管理机制,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公地悲剧”和“飞地化”现象。山沟沟社区由于有投资企业统一管理,在就业策略上实行“一户一人”的制度,从而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参与意愿。据山沟沟旅游公司提供的资料,目前,该企业员工中有 145 名为山沟沟村村民,占员工总数的 90% 以上。这种开发模式上的差异,导致社区居民对道德文化、参与意愿等的感知差异非常显著。

(二) 社区居民的属性特征

通过相关分析可以发现(见表 7),社区居民的个体特征与其对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态度感知分析

表 7

居民个体特征与感知评价的相关分析^{*}

	性别	年龄	学历	参与率	月收入	居住年限	调查社区
社会文化	0.151	0.353	0.106	0.663	0.002	0.946	0.000
资源环境	0.389	0.077	0.327	0.294	0.002	0.315	0.000
道德文化	0.269	0.976	0.696	0.959	0.009	0.007	0.000
生存环境	0.056	0.292	0.010	0.588	0.000	0.006	0.000
社区经济	0.078	0.759	0.033	0.329	0.471	0.606	0.000

注: * Sig. = 0.05, 泊松分布, 双尾检验。

通过对龙坞、梅家坞和山沟沟三个社区的比较发现,在社区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当中,性别并没有对其态度感知造成明显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梅家坞、龙坞和山沟沟三个社区的开放程度相对较高,而且妇女在社区中的地位与男子并没有显著差异。

但是,社区居民的年龄与其对社区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以及参与社区旅游业的程度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在社区旅游的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各个年龄层的看法,尤其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其想法具有代表性。同时,通常居住年限较长的社区居民对乡村社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有更深入的认识,对社区资源的评价会更全面,能以社区的发展为己任,对社区的发展提出积极的建议。此外,社区居民的学历普遍偏低,导致他们对社区文化的认识和旅游发展的把握均相对有限,对各项认知的影响差异均不显著。

(三) 其他利益主体的属性特征

除了上述两类影响因素之外,乡村旅游企业、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新闻媒体、学术界以及乡村旅游者均会对社区居民的态度感知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例如,素质较高的旅游者,会充分尊重旅游社区居民的生活习惯,主动保护乡村社区的资源和环境,就会让社区居民感觉到旅游发展、外来旅游者对其影响程度较小;反之,如果游客来到旅游目的地后,大肆喧哗,随意乱扔废弃物,对社区居民指手画脚,则会导致游客与社区居民的冲突。

四、引导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乡村旅游的受益主体通常由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者、乡村社区及居民、学术界、志愿部门(非营利组织)、保护管理机构和新闻媒体共同组成,这8个利益主体均从乡村旅游中获益,但也需担负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不同受益主体的不同属性,都会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各个层面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需要根据受益主体的各个属性特征对乡村社区发展的影响,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以加强受益主体的责任感,承担相应的义务,共同促进乡村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一) 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

在社区居民的各个属性特征中,除了年龄和居住年限外,社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参与率、月收入等均应得到一定的提高。

1. 提高社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针对目前乡村旅游社区居民学历普遍偏低的现象,可以加强对社区居民的培训和教育。一方面,可以邀请相关的旅游服务专家对农户开展旅游服务技能和管理培训,以提高社区旅游服务和管理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可以邀请相关专家,开展社区文化大讲堂,也可以利用多媒体或宣传册等手段,加深社区居民对社区传统文化和地方风情的认识和了解;还可以发动社区儿童进行征文大赛等,以唤起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资源保护意识。

2. 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在社区居民的现有就业结构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激励、奖励机制,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发动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发展,提高社区参与率,以促进社区居民全面参与社区旅游资源 and 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止“飞地化”现象的滋生。此外,必

须加强社区民主建设,确保社区居民对高层次决策的参与机会,充分反映社区居民的利益,实现社区居民共建社区的有利局面。

3. 提高社区居民的经济收益和社会福利。经济利益的分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区居民的态度和感知评价,只有对经济利益进行有效合理地配置,才能使社区居民赞成或支持社区旅游活动的开展。因此,首先,要扩大社区居民的收入来源渠道,增加收入,比如,鼓励社区居民参与本地特色旅游商品或纪念品的生产,鼓励社区居民进行农产品深加工,促进社区农产品的就地销售,等等。其次,由政府部门牵头,由旅游企业与社区个体经营户共同出资,成立社区发展基金或福利基金,用于社区资源和环境保护、老弱病残扶助、开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用途,改善社区发展环境和社区居民的福利待遇。

(二) 明确其他利益主体的责任

乡村旅游者作为乡村旅游产品的最终享用者,必须对自身行为负责,做一个负责任的旅游者。针对目前国内旅游者生态意识相对淡薄、环境道德自律性较差的状况,必须加强对国民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加强游客对异质文化的尊重,加强乡村旅游者的学习能力,树立节约、生态的观念和行为。在教育方式上,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其一是普及教育,增强群体的生态意识;其二是将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和乡村景观设计融入旅游者的学习要素中,让游客能逐步通过学习得到提升,确保当地居民和旅游者之间社会文化价值观冲突的减少。

此外,必须充分发挥乡镇政府、村委会以及乡村旅游协会、新闻媒体、乡村旅游企业在社区旅游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乡镇政府和管理部门应充分发挥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的功能,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从制度上确保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村委会和乡村旅游协会应充分发挥其非营利组织的特性,从社区和社区居民的角度考虑,积极维护、保障乡村社区和社区居民的相应权利。新闻媒体和学术界等要帮助社区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并加大宣传,以制约乡村旅游企业或乡村旅游者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乡村旅游企业在追求自身企业利益的同时,要主动考虑社区和社区居民的利益,争取社区居民的最大支持,达到和谐与统一,才能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Frochet, Isabelle; A Benefit Segmentation of Tourists in Rural Areas: a Scottish Perspective, *Tourism Management*, 2005(26)
2. Smith, M. D.; Krannich, R. S.; Tourism Dependence and Resident Attitud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8, 25(4).
3. 何景明:《国内乡村旅游研究:蓬勃发展而有待深入》,《旅游学刊》2004年第1期。
4. 何景明:《国外乡村旅游研究述评》,《旅游学刊》2003年第1期。
5. 吴明隆:《SPSS统计应用实务》,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6. 唐代剑、池静:《中国乡村旅游开发与管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
7. 杨桂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四维目标模式探析》,《人文地理》2005年第5期。

(作者单位:¹浙江旅游职业学院;²浙江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所)
(责任编辑:小林)